

御批資治通鑑綱目

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九

壬子

起壬子。提要起壬子下。有周太祖廣順二年。凡八年。盡己未。**考異**年。盡己未下。有周世宗顯德六年。

周廣順二年。○是歲。周南漢。蜀。唐。北漢。凡五國。吳越。湖南。荆南。凡三鎮。

朗曹進作亂不克奔朗州。

唐平湖南。悉收其金帛。珍玩。倉粟。乃至亭館。花果。之美者。皆徙金陵。遣都官郎中楊繼勳等收租賦。務為苛刻。湖南人失望。行營糧料使王紹顏滅士卒糧。賜指揮使孫朗曹進怒。謀殺紹顏。及邊鎬。據湖南。歸中原。夜帥其徒燒府門。鎬覺之。出兵格鬪。朗等奔朗州。王逵問朗。湖南可取乎。朗曰。金陵朝無賢臣。軍無良將。忠佞無節。賞罰不當。得存幸矣。何暇兼人。朗請為公。前驅。取湖南如拾芥耳。逵悅。厚遇之。

周修大梁城。

發開封民夫五萬。旬日而罷。

周泰寧軍節度使慕容彥超反。周發兵討之。唐人救之。不

克。

彥超發鄉兵入城。為戰守之備。又多募群盜。剽掠鄰境。敕以曹英為都部署。討彥超。向訓為都監。藥元福為都虞候。周主以元福宿將。命英訓無得以軍禮見之。二人皆父事之。唐主發兵軍下邳。以援彥超。周師逆擊。大破之。獲其將燕敬權。彥超勢沮。

發明

彥超書反。周書討。而唐人書救。所以見唐助逆之罪也。

周師圍兗州。

曹英等至兗州。設長圍。慕容彥超屢出戰。藥元福皆擊敗之。長圍合。遂進攻之。初彥超將反。判官崔周度諫曰。魯詩書之國。自伯禽以來。不能霸諸侯。然以禮義守之。可以長世。公於國家。非有私憾。况主上開諭勤至。苟微備歸誠。則坐享泰山之安矣。彥超怒。及是。括士民之財。以贍軍。坐匿財死者甚眾。前陝州司馬閻弘魯。傾家為獻。彥超猶以為有所匿。命周度索其家。無所得。彥超收弘魯夫妻繫獄。有乳母於泥中。拈得金纏臂獻之。冀以贖其主。彥超榜掠弘魯夫妻。肉盡而死。以周度為阿庇。斬於市。

集覽

榜掠。注見秦二世二年。

北漢攻周府州，折德宸敗之。二月，遂取岢嵐軍。

書法

北漢嘗再書伐周矣。此其書攻何？伐而遁焉，不足以言伐也。自是兩相加兵，書擊書攻而已矣。

會契丹兵亦書寇。

周釋唐俘遣還。

周主釋燕敬權等，使歸唐。謂其主曰：「叛臣天下所共疾也。唐主助之，得無非計乎？」唐主大慙。先所得中國人，皆禮而歸之。然猶議取中原，中書舍人韓熙載曰：「郭氏有國雖淺，為治已固，我兵輕動，必有害而無益。」

唐設科舉，既而罷之。

唐主好文學，故韓熙載、馮延巳、延魯、江文蔚、潘佑、徐鉉之徒，皆至美官。文雅於諸國為盛，然未嘗設科舉，多因上書言事拜官。至是始命文蔚知貢舉，執政皆不由科第，相與沮毀，竟罷之。

書法

書惜之也。

三月，唐以馮延巳、孫晟同平章事。

唐以延巳晟為相。既宣制。戶部尚書常夢錫。象中大言曰。白麻甚佳。但不及江文蔚疏耳。晟素輕延巳。謂人曰。金孟玉怨。乃貯狗矢乎。延巳言於唐主曰。陛下躬親庶務。故宰相不得盡其才。此治道所以未成也。唐主乃悉以政事委之。而延巳不能勤事。益不治。唐主乃復自覽之。大理卿蕭儼惡延巳為人。數上疏攻之。會儼坐失入人死罪。鍾謨李德明輩欲殺之。延巳曰。儼誤殺一婦人。諸君以為當死。儼九卿也。可誤殺乎。獨上言。儼素有直聲。今所坐已會赦。宜從寬宥。儼由是得免。人亦以此多之。

集覽

白麻。注見前唐德宗貞元十一年。

夏四月朔日食。

唐遣兵攻桂州南漢擊敗之。

唐主遣其將李建期圖朗州。張巒圖桂州。久未有功。謂馮延巳孫晟曰。楚人求息肩於我。我未有以撫其瘡痍。而虐用其力。非所以副來蘇之望。吾欲罷桂林之役。歛益陽之戍。以旌節授劉言。何如。晟以為然。延巳曰。吾出偏將舉湖南。遠近震驚。一旦三分喪二。人將輕我。請委邊將察其形勢。唐主乃遣統軍使侯訓將兵。與張巒合攻桂州。南漢伏兵擊之。大敗。

集覽

來蘇之望。書仲虺之誥。後來其蘇。注。湯所往之民皆喜曰。待我君來。

其可蘇息也。

周主自將討兗州。克之。慕容彥超自殺。

周主以曹英久無功。下詔親征。至兗州。使人招諭之。不從。乃命進攻。先是術者給彥超云。鎮星行至角亢。兗州之分。其下有福。乃立祠而禱之。彥超貪吝。人無鬪志。將卒多出降。官軍克城。彥超方禱。鎮星祠力戰不勝。乃焚祠。赴井死。官軍大掠。城中死者近萬人。周主欲悉誅其將吏。翰林學士竇儀見馮道。范質與共白曰。彼皆脅從耳。乃赦之。
集覽
鎮星行至角亢。鎮星。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。角亢。東方二宿名。星經云。角亢。鄭之分野。屬

兗州。

唐司徒李建勳卒

建勳且死。戒家人曰。時事如此。吾得良死。幸矣。勿封土立碑。聽人耕種於其上。免為他日開發之標。及江南之亡。貴人家無不發。惟建勳冢莫知其處。

六月朔。周王如曲阜。謁孔子祠。拜其墓。

質實

一統志云。曲阜。古邑名。神

農。少昊徙都之地。周武王以封周公旦。是為魯國。秦為薛
 郡。漢復為縣。兼置魯國。晉改國為郡。隋初廢郡。改縣曰汝
 陽。後又改為曲阜。因城中有阜。委曲長數里。故名。唐貞觀
 初省。尋復置。屬兗州。宋改為仙源縣。金復為曲阜。元仍舊。
 本朝因之。改屬兗州府。孔子祠在曲阜縣西八里魯城內。
 即闕里故宅。唐開元初。加封孔子為文宣王。始宏廟制。案
 加脩理。元初重建。本朝洪武初。重加脩飾。永樂中。撤而
 新之。中為大成殿。左為泗水侯殿。右為沂國公殿。後有啟
 聖王。魯國夫人。毓聖侯。三殿。又前有宋真宗御書孔子讚
 石刻。及本朝御製廟碑文。其他門廡齋宮碑刻之盛。不
 可殫紀。有司春秋致祭。朝廷三年一遣使致祭。有事則遣
 廷臣祭告。孔子墓在曲阜縣西八里。世呼為孔林。史記孔
 子葬於魯城北泗上。弟子心喪三年。畢相訣而去。惟子貢
 廬於冢上。凡六年。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餘室。其冢至
 百餘畝。塋中樹以千數。皆異種。相傳弟子異國人。各持其
 方樹來種之。塋中不生荆棘。及刺人草。王充論衡。孔子當
 泗水而葬。水為之却流。墓有古石壇。古石儀。又有古
 有古檜。蒼然如虹龍形。相傳為孔子手植也。

周主謂孔子祠。將拜。左右曰。孔子陪臣也。不當以天子
 拜之。周主曰。孔子百世帝王之師。敢不敬乎。遂拜。又拜
 孔子墓。命禁樵採。訪孔子顏
 淵之後。以為曲阜令。及主簿。

書法

書祠孔子多矣。未有書日者。此其書朔何重子之也。卜朔而行禮。致拜以重道。可謂知所尊矣。

故書朔書如終綱目。書祠孔子五。詳漢高帝十二年。書謁孔子祠一。而書如者二。乙亥魏孝文帝。是年其書日。則一而已矣。

發明

周士起自行伍。尚能言孔子為百世帝王之師。於是展敬行禮。而左右諛臣。乃有孔子陪臣之說。可謂謬之甚矣。此謁祠拜墓。綱目所以特書而美周王也。

蜀大水。壞其太廟。

發明

太廟必在高明之地。而大水壞之。滅亡之證著矣。故特書之。

周朔方節度使馮暉卒。以其子繼業為留後。

暉卒。繼業殺兄繼勳。自知軍府事。周主因而命之。

契丹幽州節度使蕭海真請降于周。不果。

李濤之弟澣。在契丹為勤政殿學士。與海真善。說海真內附。海真欣然許之。澣因謀以聞。且與濤書。言契丹主

童騃無遠志。朝廷若能用兵。必克。不然。與和必得。二者皆利於速。度其情勢。他日終不能力助河東者也。會中

國多事。不果從。

書法

不果何。不果從也。於是中國多事。遂不果從。不果從矣。則何以書。嘉慕華也。

發明

幽州請降于周。既不果從。何必書之。所以致其嗟惜之意也。

秋七月。周樞密使王峻辭位。不許。

峻性輕躁。多計數。好權利。喜人附己。每言事。見從則喜。或未允。輒愠。不遜。周主以其故。舊有功。每優容之。峻益驕。鄭仁誨向訓。李重進。皆周主在藩鎮時腹心將佐也。稍稍進用。峻心嫉之。累表稱疾。求解機務。又遺諸道書。求保證。諸道以聞。周主驚駭。遣左右慰勉。令視事。不至。以直學士陳觀與峻親善。令往諭旨。觀曰。陛下但聲言臨幸其第。嚴駕以待之。峻必不敢不來。從之。峻乃入朝。周主慰勞。令視事。

集覽

臨幸。行幸也。蔡邕曰。

天子車駕所至。民臣皆以為僥倖。故謂之幸。蓋幸其恩沛之及也。嚴駕。嚴裝車駕也。凡治行李曰戒嚴。

蜀梓州監押王承丕。殺判武德軍郭延鈞。指揮使孫欽討

誅之。

延鈞不禮於承丕，奉聖指揮使孫欽。當以兵戍邊，往辭承丕。承丕邀與俱見府公。至則命左右擊殺延鈞，屠其家。矯詔開府庫，賞士卒，出繫囚，發屯戍，將吏畢集。欽謂承丕曰：「今延鈞已伏辜，公宜出詔書以示衆。」承丕曰：「我能致公富貴，勿問詔書。」欽始知承丕反，因紿曰：「今內外未安，請為公巡察。」即躍馬而出，曉諭其衆，帥以入府。攻承丕，斬之，傳首成都。

周天平節度使高行周卒。

行周有勇而知義，功高而不矜，策馬臨敵，叱咤風生。平居與賓僚宴集，侃侃和易，人以是重之。**集覽** 叱咤風生。叱，昌栗反。咤，竹駕反。叱咤，發怒聲。風生，雷厲風飛之謂，言其威聲可畏也。

周制犯鹽麴者以斤兩定刑有差。○九月，周禁邊民毋得

人契丹界俘掠。○契丹寇冀州，周兵拒卻之。

考證

寇當作攻周。

○冬，十月，武平留後劉言遣兵攻潭州。唐節度使邊鎬棄

城走言遂取湖南。

唐武安節度使邊鎬不合衆心。吉水人歐陽廣上書言鎬非將帥才。必喪湖南。不報。乃使鎬經畧朗州。自朗來者多言劉言忠順。鎬不為備。唐主召言入朝。言不行。謂王逵曰。唐必伐我。柰何。逵曰。邊鎬撫御無方。士民不附。可一戰擒也。言乃以逵及周行逢。何敬真。潘叔嗣。張文表等十人。皆為指揮使。部分發兵。行逢能謀。文表善戰。叔嗣果敢。三人多相須成功。情款甚昵。諸將欲召淑州酋長苻彥通行。逢曰。蠻貪而無義。前年入潭州。焚掠無遺。吾兵以義舉。往無不克。烏用此物。使暴殄百姓哉。乃止。然亦畏彥通為後患。以蠻酋劉瑫為西境鎮。遣使以備之。十月。逵等將兵分道趣長沙。以孫朗豐進為先鋒。使邊鎬遣兵屯益陽。逵等克之。遂至潭州。鎬棄城走。吏民俱潰。逵入城。自稱武平節度副使。權知軍府事。以何敬真為行軍司馬。唐將守湖南諸州者相繼遁去。劉言盡復馬氏嶺北故地。

質實

一統志云。澧州。唐末所置。治盧陽縣。五代因之。宋改為沅

惟榔連入于南漢

州。元初置沅州路。尋復降為州。隸辰州路。本朝初陞

為沅州府。尋復為州。省縣入焉。改屬辰州府。益陽。秦之

縣名。屬長沙郡。以縣在益水之陽。故名。漢屬長沙國。三

國。吳屬衡陽郡。隋唐皆屬潭州。宋屬鼎州。尋復屬潭州。

元陞為州。本朝復為縣。改屬長沙府。隋之州名。注見楚義帝元年。連。隋初州名。治桂陽縣。大業初。改熙平郡。唐為連州。天寶初。改連山郡。乾元初。復為連州。元置連州路。隸湖南道。大德中。降路為州。隸英德路。本朝初省。後復置。屬廣州府。

契丹大水

瀛莫。幽州。大水。流民入塞者四十萬口。周詔所
在賑給存處之。中國民被掠得歸者十五六。

書法

書大水多矣。必中土也。此契丹水耳。何必書。志善政也。於是流民入塞四十萬。周主詔賑給之。以是為善政。故書之。

周平章事李穀辭位不許

穀以病臂辭位。周主遣中使諭旨曰。卿所掌至重。朕難其人。苟事功克集。何必朝禮。穀不得已。復視事。穀未能執筆。詔以三司務繁。令刻名印用之。

周立訴訟法

敕民有訴訟。必先歷縣州。及觀察使。處決不直。乃聽詣臺省。或自不能書牒。倩人書者。必書所倩姓名居處。若無可倩。聽執素紙。所訴必須已事。毋得挾私客訴。

周慶州野雞族反。遣折從阮討之。

慶州刺史郭彥欽性貪。野雞族多羊馬。彥欽故擾之。以求賂。野雞族遂反。徙折從阮為靜難節度使討之。

實 一統志云。慶州。隋初所置。治合水縣。後改為弘化郡。唐初復為慶州。天寶初。改安化郡。乾元初。復為慶州。

陞安定軍。五代梁改武靜軍。宋初仍為慶州。尋陞為慶陽節度。金初。改安國軍。後置慶原路。元初。復為慶陽府。

本朝因之。隸陝西道。

劉言奉表于周。

唐馮延巳孫晟罷削邊鎬官爵。流饒州。

初。鎬從查文徽克建州。凡所俘獲。皆全之。建人謂之邊佛子。及克潭州。市不易肆。潭人謂之邊菩薩。既而政無綱紀。惟日設齋供。盛修佛寺。潭人失望。謂之邊和尚矣。馮延巳孫晟上表請罪。皆釋之。晟陳情不已。乃與延巳

皆罷。唐主以比年出師無功。及議休兵息民。或曰。願陛下數十年不用兵。可小康矣。唐主曰。將終身不用。何數十年之有。思歐陽廣之言。拜本縣令。

十一月。周制稅牛皮法。

勅約每歲民間所輸牛皮。二分減一。計田十頃。稅取一皮。餘聽賣買。惟禁賣於敵國。自兵興以來。禁民私賣買牛皮。悉命輸官受直。唐明宗之世。有司止償以鹽。晉天福中。并鹽不給。漢法犯私牛皮一寸。抵死。然民間日用實不可無。至是。季穀建議。均於田畝。公私便之。

十二月。河決鄭滑。周遣使修塞。

周靜難節度使侯章入朝。

章獻買宴絹千匹。銀五百兩。周主不受。曰。諸侯入覲。天子宜有宴犒。豈待買邪。自今如此比者。皆不受。

周葛延遇李澄伏誅。

周翰林學士徐台符。請誅誣告李崧者。馮道以為屢更赦。不許。王峻嘉台符之義。自收二人誅之。

集覽

白收。謂稟白於上而收捕之。

書法

葛李為姦逆於漢者也。此周矣。書伏誅何。書伏誅以見姦逆之罪。雖易世不可追也。綱目之懲

惡嚴矣。

丑癸

周廣順三年。○是歲。凡五國三鎮。

春正月。周以劉言為武平節度使。

劉言上表于周。乞移使府治朗州。且請貢獻賣茶。悉如馬氏故事。許之。以言為武平節度。制置武安。靜江等軍事。王逵為武安節度使。何敬真為靜江節度使。周行逢為武安行軍司馬。

周罷戶部營田務。除租牛課。

前世屯田。皆在邊地。使戍兵佃之。唐末。中原宿兵。所在皆置營田。以耕曠土。其後又募高貴戶。使輸課佃之。戶部別置官司總領。不隸州縣。或丁多無役。或容庇姦盜。州縣不能詰。梁太祖擊淮南。得牛萬計。以給農民。使歲輸租。牛死而租不除。民甚苦之。周主素知其弊。李穀亦以為言。敕悉罷之。以其民隸州縣。田廬牛具。並賜見佃者為永業。是歲。戶部增三萬餘戶。民既得為永業。始敢葺屋植木。獲地利數倍。或言營田有肥饒者。不若鬻之。

可得錢數十萬緡以資國。周主曰：利在於民，猶在國也。朕用此錢何為？唐草澤邵棠上言：近游淮上，聞周主恭儉，增脩德政，吾兵新破於潭朗，恐其有南征之志，宜為之備。

集覽

草澤邵棠，草澤猶言草野之士也。邵棠，其姓名。前唐太宗時有上書者，言臣居草澤，注草澤寂寞之地也。

發明

人主苟有愛民之心，則必有愛民之政。矧如五代亂離之極，尤賴撫養之仁。周太祖既立，訴訟法又定，稅牛皮法又罷，營田務除，租牛課此亦可謂有恤民之心者。綱目詳而書之，此所以致其子之意耳。詩曰：民亦勞止，汔可小康。

周萊州刺史葉仁魯有罪伏誅

仁魯周主故吏也。坐賊賜死。周主遣中使賜以酒食，曰：汝自抵國法，吾無如之何。當存恤汝母。仁魯感泣。

周遣王峻行視決河

周主以決河為憂，王峻請自行視。許之。鎮寧節度使榮屢求入朝，峻忌其英烈，每沮止之。至是榮復求入朝，周

主許之。

集覽

自行視行，下孟反。按行也。謂親往決河巡視也。

契丹寇定州。周將楊弘裕擊走之。

考證

寇皆當作攻。周謹按綱目之作其事。

則周秦漢晉隋唐其義則內中國外夷狄。夫涓維之地無氏族以別其類。無田廬以定其業。無禮樂以脩其政。無學問以資其身。故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之也。帝王之世服則懷之以德。否則畏之以威。內外之分。截然有制。由秦至晉。中國自中國。夷狄自夷狄。晉至隋。夷狄入中國。唐於下矣。秦使蒙恬北攻河南地。因河為塞。通直道。起臨洮。至遼東。延袤萬餘里。胡人不敢南牧。漢用陳平厚遺閼氏。用婁敬結和親。曰厚遺者。納幣之始。曰和親者。交中國之始。拒之以兵革。扼之以險阻。則有以絕其侵中國之路。厚遺以資之。和親以悅之。則有以啟其覲中國之心。然則蒙恬功之首。陳平婁敬。罪之魁也。孝武時。衛青霍去病。將百萬眾。橫行匈奴中。終西漢無北顧之憂。其功不在蒙恬下。東漢曹魏。徙羌胡內地。養虎以自遺害。然猶未至大入也。晉初。郭欽上疏不納。江統著論不用。遂至青衣行酒於光極。羊車肉袒於虜庭。五帝三王之都。悉為所染汙矣。唐用劉文靜資突厥。取天下。肅宗資回紇討賊。石晉用桑維翰資契丹得國。平居閔絕。猶防猾夏之患。况資其力取大利乎。若文靜維翰之罪。浮於陳平婁敬可知也。考之凡例。中國有主。則夷狄書寇。無主書入。又曰。正統用兵於夷狄。書